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 **红灯记**
即将在全国各电视台播出



红灯记



HONG DENG JI

原创长篇红色经典小说

于 峰 吴剑锋 \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I247.51

36

中国
人民
出版
社

红灯记

HONG DENG JI

原创长篇红色经典小说

于 峰 吴剑锋 \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灯记/于峰, 吴剑锋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438-4931-0

I. 红... II. ①于... ②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6704 号

出 版 人: 李建国

出版统筹: 廖 铁

责任编辑: 李蔚然 李思远

装帧设计: 木鱼视觉传达

版式制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红 灯 记

于峰 吴剑锋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222673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插页: 4

字数: 350000

ISBN 978-7-5438-4931-0

定价: 30.00 元



“哎，铁梅你回来。”李玉和摘下围巾给女儿围上，
“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可别乱跑，早点回家。”



☆ 红色经典 ☆

鸠山为试探吉鸿中，给他一支枪让他杀掉王连举，
吉鸿中识破鸠山的阴谋，扣动板机，原来真的是空枪。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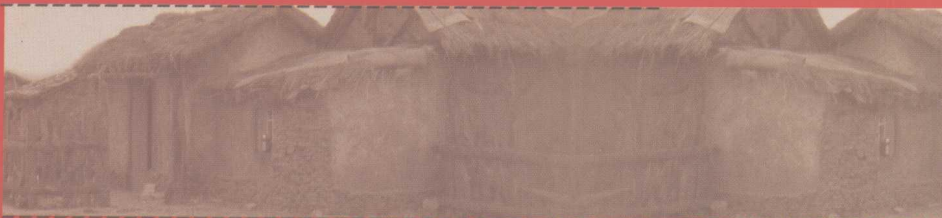
身负重担，目光如炬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玉和，悄然来到车站货场，准备接应来自滨江的省委交通员，获取北山游击队急需的密电码，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磨剪子来，抢菜刀”，一声吆喝惊动了祖孙二人，接头的北山游击队侦察员来了，可门口又有可恶的“狗”，怎么办？姜还是老的辣，奶奶眉头一皱有了主意。



长篇
小说



☆
红色
经典
☆

你们有时说我都十七岁了，算是大姑娘了；可有时又说你还是个孩子，你们都把我弄糊涂了，我到底是孩子还是大人哪？依我自个看，我是大人了，你看我能送情报，能给我们把风，还能卖货养家，这还不算大人？

李铁梅



王力可 饰 李铁梅

影视剧作品：《血色浪漫》《野火春风斗古城》《离婚女人》《窗外有张脸》《淬火》等。





慧莲，你对我的帮助和情谊我都铭记在心里，李大哥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可我干的是危险的活，我不能把脑袋拴在裤腰上的风险让你们替我担，请你原谅我。

☆ 红色经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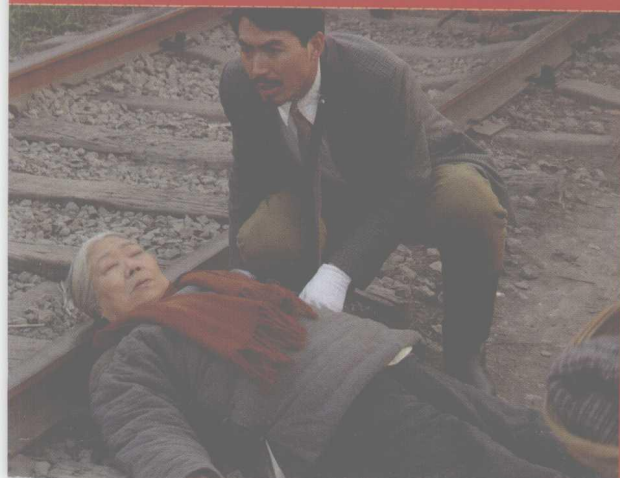
韩影 饰 李奶奶

我年届七旬了，很累了，我本打算休息了。当《红灯记》的制片人找到我，要我出演李奶奶时，我竟然激动了，多年没有这样激动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上这部戏。



却永远妄想摧毁我的信念和意志。

任你杀、任你剮，革命的意志坚如钢铁，你只能摧毁我的躯体，



红色经典



长篇小说



你这不要脸的臭流氓，成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我，今后你再敢靠近我，我就用砖头砸死你。

“铁梅，接受这个教训吧，差点把野兽当成了亲人，一旦密电码落到敌人手里，那损失可就大了”。铁梅差点上了便衣特务的当，李玉和语重心长地说。





第一章

大兴安岭脚下的龙潭镇，距离哈尔滨东北方向约 130 公里处，地理位置险要，是扼守东北边陲的兵家必争之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快对大兴安岭煤矿、木材等宝贵资源的掠夺；同时，为了遏制来自苏联红军的军事威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将当年沙俄政府修建的中东铁路延伸至龙潭镇，使这个原本清静的小镇一夜间成为北满最重要的军事物资交通枢纽，无形中成了共产党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沿。

初春的深夜，龙潭镇仍然被厚厚的冰雪所覆盖，昔日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如今已被侵略者所掠杀撕碎，使原本清新的空气弥漫起不祥的血腥，恰似一个骇人的血色魅影，在冰天雪地之间游荡着、游荡着……就像此时在黝黑胡同里游荡着的无线电搜寻车似的，悄悄地搜寻着自己的猎物。

车内，无线电搜寻导航仪发出闪动的亮光及滴滴答答的声响。

日本关东军驻二道河子特高课课长鸠山坐在仪器前，犹如饥饿已久的野狗似的，两只三角眼死死盯着不断抖动着罗盘，仿佛一眨眼稍不留神便会使这等待已久的唯一猎物跑掉，从而引来饥饿而丧失生命。因为，他明白此次行动一旦失败，对自己原本不算辉煌的仕途意味着什么。想到自己的仕途，他不禁暗自咬牙，咒骂取代自己晋升龙潭镇宪兵队队长的小矶，而正是由于自己晋升职务前的一个小小的失误，竟然使途经此地区的共产党抗联领导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走掉，这不能不说是对外科医生出身的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特工的最大讥讽和侮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行动失败最大的受益者却是这个一直与自己作对、大脑简单酒囊饭袋的一介武夫小矶，如果不是因为他从中作梗，暗自将行动计划电告梅津将军，共产党龙潭情报站也不会截获此情报；如果共产党没截获此情报，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就不会闻风而逃，就会成为我鸠山的瓮中之鳖，唉……

想到这儿，鸠山不由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咬牙切齿地骂道：“八嘎！”

鸠山的骂声将正在全神贯注操作仪器的日军吓了一跳：“课长，你怎么啦？”

鸠山长长地吁一口气：“目标……”

电检仪突然响起强烈的电台工作信号，他们为之一震。技术人员兴奋地说：“共党电台就在这一区域。”

鸠山得意地自语：“狡猾的共党，我终于摸到你的脉搏了，在龙潭的地盘上，跟你玩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我鸠山还是游刃有余的，传达我的命令，立即封锁这个区域的所有道路，注意……”说着他加重了语气，特别强调道，“龙潭镇小矶部下，别忘了这是他的辖地。”



“哈依!”技术人员摘下监听耳机,指着抖动的罗盘指针,得意地说,“哈哈,看,他还在如痴如醉地工作,按照现在的搜索速度,课长会在一分钟后再见到这位可爱的共产党发报员了,哈哈……”说罢不禁大笑起来。

“八嘎!”鸠山瞪着血红的眼睛打断技术人员的狂笑,“如果这次再出现意外,我先枪毙了你!”

技术人员顿时脸色大变,慌忙戴上耳机继续监听。

“要知道这次秘密行动,我们可是呕心沥血风餐露宿近半年的成果,并且还是在小矶眼皮子底下行动,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导致整个计划的全盘崩溃,一旦那样……恐怕……我们只有上军事法庭啦……”鸠山说着微微闭上眼睛,少将梅津阴冷的面孔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梅津说:“鸠山君,你许诺的日期可快到了,务必在军列通过之前破获共党电台,切断共党的中枢神经。否则,它将对我们的铁路线构成极大的威胁,你懂吗?”

“哈依!”鸠山自负地点点头,得意地说,“这条鱼已经在我特高课的网里了,请将军放心,该收网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让网里的鱼跑掉。”

“哼!难道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

“这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只是、只是……”

“你是指小矶,哈哈……什么都不要说啦,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毕竟你们都是战功显赫的帝国军官,我很欣赏你的能力和自信,不过……”说着,梅津走到办公桌前,抬头看着巨大的太阳旗,一字一句地低沉道:“不要低估了我们对对手的能力,以往我们是有很多教训的……”

鸠山重重地点头:“哈依!将军,我明白啦!这次绝对不辱帝国军人的使命!”说着他又想起自己被降职的事情,不免心有余悸:“可、可小矶队长那边……”

“哈哈……”梅津听出鸠山的顾虑,笑了笑,故意地说:“需要他配合么?”

鸠山急忙立正,说:“需要时我会通知他的……”

梅津狡黠的目光盯着鸠山:“你不该对同事的作为念念不忘,即便他在某些工作中出现失误,现在,需要的是你们精诚团结竭力合作,破获共产党龙潭地下情报机关,个人的得失还是让它飘到九霄云外去吧……”

“课长,目标就在前方。”日军操作员的兴奋声音,将鸠山拉回到现实,他不紧不慢地站起身,对身后的副手龟岗低声道:“考验你们十三太保的时刻到啦,相信你们知道该如何做了吧?”

“哈依!”龟岗点头,拔出手枪,“请课长放心,绝对保证……”

鸠山提高嗓音:“尽量不要开枪,要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发报机关,更大的鱼还没有上钩,以免打草惊蛇。”

“哈依!”

“还有,行动时一定要迅速,重要的是密电码!那将是我们沉重打击抗联的有力武器,绝对不许出现任何差错……”

无线电搜寻车幽灵般在一座俄式建筑物前悄悄停下,透过光秃秃的树干隐约可



以看到一根铁丝悄然指向深邃的夜空。

龙潭地区地下发报员正全神贯注地按动着电键，耳机里传来清脆的“滴滴答答”声，一宗重要情报正通过电键轻轻地撞击组成一组组神秘的电码，源源不断地飞向深山老林，飞到抗联指挥员手中。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情报，我军才成功地瓦解了日军一次次清剿，粉碎了一次次阴谋并一次次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着白山黑水间无数民众的抗日热情。

于是，电台、密电码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发报人似乎觉察到外面的异常，加快按动电键的频次，另一只手将电文抓起飞快地塞进嘴里。就在这时，门、窗户几乎同时被撞开，几个黑影飞身而入凶猛地扑向发报人。

发报人暗自大惊，他知道此时再销毁密电码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急中生智，突然放声大笑。

几名黑衣特务顿时被发报人的狂笑声惊呆了。

“密电码！”鸠山出现在门口歇斯底里地大叫道。

鸠山话音未落，发报人突然拉开抽屉，飞快地拿出一小本子，身子一弓，眨眼间扑向燃烧着的壁炉里。

鸠山大惊失色：“快，把他拖出来。”

特务们恍然大悟蜂拥而上，抓住发报人的双腿将其迅速拖了出来。

被熊熊烈火烧得五官变形的发报人趴在木板地上仰天长啸：“小鬼子！你们来晚啦……”

鸠山指着壁炉，嚎叫道：“快！密电码！”

两名特务试图伸手将壁炉里燃烧着的本子掏出来，不料情急之下却抓了一块火红的木炭，随着特务痛苦的嚎叫声，房间内顿时弥漫开难以嗅闻的肉皮被烧焦的味道……

发报人见状，猛然跃起扑向掉在地板上燃烧着的密电码本子。突然，“叭”地一声沉闷的枪响，发报人身子一挺倒在小本子上，鲜血如注，染红地面。

鸠山兴奋地放下手枪，嚎叫道：“密电码。”

几名特务把情报员的尸体搬开，将沾满血迹的密电码双手递到鸠山手中。

龟岗得意地说：“课长，我们成功地破获了共产党情报站，功劳还是特别显赫的，虽然说小矶这个蠢货是将军的学生，但我想，将军还是会为此重重嘉奖我们的……”

“哼！”鸠山不屑一顾地瞥了眼龟岗，拿着被烧得面目皆非的密电码，走到发报人尸体旁，轻蔑地说：“蠢猪，别以为把发报电文吞进腹腔里就可以保守秘密平安大吉，来，把他的尸体拉回去，我要亲自解剖。”

龟岗似乎想起什么，急忙对鸠山说：“课长，枪声肯定会引起小矶队长的注意，如果此事再被他……”

鸠山一怔，不等龟岗将话说完，一挥手：“快！迅速撤离这里……”



“什么？鸠山这个混蛋果然钻到我眼皮子底下抢功啦？”正在酣睡的龙潭宪兵队新任队长小矶被手下从美梦中惊醒，他顾不得帝国军官的尊严，赤身裸体地从榻榻米上一跃而起问：“为什么不阻止他们？”

暗探急忙解释：“我也是无意中隐约听到那边传来的枪声，等我赶到时……”

“啪，啪！”小矶恼羞成怒，不等暗探将话说完，狠狠抽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他们现在人呢？”

暗探捂着腮帮子回答说：“正带着共产党发报员的尸体逃离……”

眼睁睁地看着鸠山从自己的桃园里将成熟的果子抢走；然后，再跑到梅津将军那里恬不知耻地邀功；然后，再企图回到宪兵队取代自己；再然后……“八嘎！鸠山你这条老狐狸，我跟你没完！”小矶越想越郁闷，赤裸着身体摘下挂在墙上的战刀，厉声喝道：“八嘎！马上阻止他们。”

刹那间，整个宪兵队犹如马蜂窝般炸开了锅，集合哨声、哈欠声、武器的碰撞声、低声的咒骂声，声声入耳乱作一团。

然而，令鸠山、小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宪兵队的异常举动，惊动了另一个人，他便是我地下党员、铁路巡警队队长王连举。

宪兵队驻扎在龙潭火车站广场一侧，与这座人间地狱一墙之隔的正是铁路巡警队驻地。

正在办公室值班的王连举透过窗户，看到门口一辆辆宪兵队摩托车飞驰而过，便预感到鬼子非同寻常的举动肯定是与我地下情报站有关。自从省委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以来，到处是黑色恐怖，黑龙江人民的抗日热情遭受到巨大的挫伤。于是，党组织秘密将一部电台迁到龙潭镇，以便及时获取敌人铁路军事情报，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重整山河，以期再次鼓舞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由于身处敌人心脏部位，我党地下组织都是单线联络。所以，王连举并不知道我电台的秘密驻地，但根据鬼子这次突然行动，他可以断定，肯定与电台有关。所以，他必须将此重要情报传递给自己的上级李玉和同志，以便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减少损失。于是，他灵机一动披上衣服，吩咐手下马上集合队伍“配合”皇军行动。

东方终于突破夜的黑暗，露出一丝鱼肚白，薄雾弥漫于浓密的山林之间。

“呜——”随着远处火车的汽笛声，山林微微颤动起来。闪亮的钢轨上，一列火车扬眉吐气地在林间穿梭而行，绕过一座山，它便稳稳地停靠在龙潭车站。随着旅客们稀稀落落的吵闹声，这座小城镇才算有了一丝生机。

“快！”随着话音，车站转弯处出现一队骑自行车穿黑色制服的巡警，王连举首当其冲不断地催促着身后懒洋洋的手下，他们顺着铁路在一座木制小房子前停下。

这里便是李玉和工作的扳道房。王连举偏着腿坐在车座上，警觉地看了看四



周，对手下说：“你们去前面看看，注意铁路两侧。”

众人纷纷地离开后，王连举这才跳下自行车，探头向屋内张望。不料想木门猛地被里面的人拉开，一位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打着哈欠走出来。

小伙子说：“哟，王巡长，这么早来这里不会是又要抓飞车贼吧？”

王连举不耐烦地一摆手：“牛飞龙，我可没空给你打哈哈，你师傅呢？”

牛飞龙说：“我说你的眼睛瘸啦还是瞎啦，整个扳道房就我自己，你说我师傅呢？”

王连举吃了个闭门羹，但他并不显得气愤，见四下无人，笑了笑对牛飞龙低声说：“我可告诉你，最近几天老实点……”

“老实点……”牛飞龙显得有些懒散，伸了伸胳膊，打着哈欠，“狗仗人势，我也告诉你，还是小心点吧，没事呀别在这铁道上转悠，不定哪一天，不是被鬼子的火车轧死，就是被抗联处死，自己选……”

“你……”王连举虽然表面上做出一副气愤的样子，但他的内心却不禁赞叹牛飞龙，真是抗日的好苗子啊。想到这儿，王连举含沙射影地说：“不管咋死，只要死得有价值，就没白活。”说罢骑上自行车。

“哎，哎……”牛飞龙望着王连举远去的身影，心里开始犯嘀咕：“汉奸这么早来找我师傅，不会是……”

黑黑的窗台上，一只可爱的小花猫似乎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便迫不及待地伸出毛茸茸的爪子拨弄着窗帘。忽然，一只手将小花猫轻轻地推开。随即，“刷”地一声拉开窗帘，一缕清新的阳光洒在一张端庄而慈祥的面孔上。她六十出头，鬓角如雪，但神情刚强，她便是李玉和的母亲李奶奶。

李奶奶坐在床头，小心翼翼地拿起一盏白铜的俄国造铁路手提号志灯，用一块净布，轻轻擦拭这盏灯，神情虔诚而庄重，像母亲在洗浴自己的孩子。

“奶奶。”随着一声清脆又带着几分撒娇的叫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用手拢着头发来到桌前。

李奶奶目光充满慈爱地看着她，说：“铁梅起来了？”

铁梅“嗯”了一声，拿出一个小圆镜，对着阳光，梳理那条光鉴可人、发柔如丝的大辫子：“奶奶，从我记事以来，每天早上都看到你擦这盏号志灯，莫不是这里面有爹的啥秘密吧？”

李奶奶和蔼地笑着，瞥了眼心爱的孙女：“小孩子懂啥……”

“谁说我小？”铁梅嘴巴一撇说：“人家都十七岁了，你和我爹一样，哼，尽拿人家当孩子……”

祖孙俩正说着，挂在墙上的自鸣钟指向六点钟，发出六声清脆的钟声。

李玉和醒来，伸手摸起枕边的烟斗塞进嘴里。

“嗯，俺铁梅不小了，这往后呀，谁也不许说俺小孩子啦，奶奶呀给你做主。”李奶奶开心地笑了，哄着铁梅。

铁梅一甩粗大的辫子，撒娇道：“那、那我爹要是再说呢……”

李奶奶说：“那奶奶就训他，他要是不听，奶奶我就打他。”



铁梅顽皮地一笑说：“嘿，你舍得才怪。”

李奶奶放下号志灯说：“你个鬼丫头，好啦，到点啦，叫你爹起来上班，我做饭去。”说着走进灶间。

李玉和听到女儿走来的声音，忙收起烟斗，闭上眼装睡，轻轻地打着鼾。

铁梅掀开白布炕帘，轻轻叫了声：“爹。”见父亲没醒，似乎想起什么，顽皮地笑了笑，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用手摇摇：“爹，爹。”

李玉和佯装沉睡，故意将鼾声打得山响。

铁梅大眼睛一转，拿起大辫子的辫梢，缓缓向父亲鼻孔里捅去。

李玉和突然张开大嘴，一口咬住了女儿的辫梢。

铁梅吓得大叫了一声，跑进灶间对奶奶撒娇道：“奶奶，你看嘛，爹咬我辫子了。”

李奶奶笑道：“瞧你们爷俩，没大没小的样子。”这句话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赞赏。

铁梅继续撒娇：“我不干嘛，好疼……”

李奶奶侧耳一听，儿子还在装打鼾，想了想，对铁梅指指小花猫。

铁梅一下明白了奶奶的意思，点点头，抱起小花猫，再次蹑手蹑脚地来到还在假睡的李玉和炕前，把花猫的尾巴放到李玉和嘴边。

李玉和又是一口咬去，咬住了猫尾巴，猫儿疼得大叫一声逃走了。顿时，李玉和被吓得一骨碌坐了起来。

铁梅却乐得前仰后合。

李玉和边穿衣边说：“好家伙，我的小子！从小就贼聪明，干啥事都动脑筋，不能上了一次当，再上一次当，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

铁梅笑道：“这是奶奶教的。”

“难怪！”李玉和故意提高声音，“姜还是老的辣呀！”

李奶奶在灶前笑着：“你们爷儿俩闹事，别把我老婆子扯进去呀！”

李玉和穿上棉衣：“我看呀，这孩子大了准比我强……”

铁梅不高兴了，噘着小嘴：“奶奶，你看爹，又说我小孩子啦。”

“儿子，咱铁梅可不是孩子啦。”李奶奶冲李玉和递一颜色。

李玉和心领神会，故意拉长音调：“对，咱铁梅呀从今天开始是大小子啦，谁也不能再拿她当……”

“这还差不多。”铁梅兴高采烈地拿着一个装满热水的平底大茶缸开始熨烫李玉和的制服。

李玉和望厨房一眼，轻手轻脚走到碗柜前，抓起小瓷酒坛子，悄悄地筛了一小盅，正要往嘴里送。

李奶奶像脑后长眼睛似的，头也不回地问：“你干啥？”

李玉和一怔，旋即孩子般央求道：“嘿嘿，妈，外面贼冷，风又老大的，我就喝这么一小盅，活活血。”

李奶奶不由分说的：“倒回去！”

铁梅在一边忍俊不禁地笑笑：“俺看，爹才是孩子呢，还偷喝酒，哼。”



李玉和无可奈何地咽下一口唾沫，耸一耸肩，把酒倒回酒坛子里，放下小酒盅：“小子，爹再怎么着在你奶奶面前永远都是孩子，就像你在我面前永远都是孩子一样。”

铁梅扑哧一笑说：“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哼，女儿我呀，就是长到八十，也是你的好闺女奶奶的好孙女，奶奶，我说得对吧？”

“对，对。”李奶奶的声音从厨房里飘了出来。

李玉和看了眼厨房，对铁梅耳语：“小子，奶奶的后脑勺上都长了眼睛……”

“哈哈，你刮什么风、下什么雨，我还不知道？来，来，快吃饭。”李奶奶笑嘻嘻地端着几个黄面窝头走到炕桌前。

一家人说说笑笑地很快结束了早餐。

“妈，我上班去了。”李玉和抹了把嘴角，孩子似的拉长了脸，摘下柱子上的大盖帽，往头上一扣。铁梅拿起熨烫好的衣服撑开，给爹爹穿上。李奶奶用围裙把号志灯又擦了擦，递给儿子。

突然，铁梅又拿来一把小梳子，摘下李玉和的帽子，轻轻给他梳一梳稍稍凌乱的头发，又轻轻给他戴上，而后，提起货篮：“奶奶，我和爹一起走了！”

李奶奶说：“哎，天黑前就回来啊！玉和，你多加小心。”

“哎，放心吧。”李玉和、铁梅不约而同地说罢，三个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李奶奶说：“我放心，你爷儿俩走吧。”

门开了，天朗朗的，使人隐约嗅到了春的气息……

偌大的房间，刺鼻的来斯水味道浓浓地弥漫着。房间四周墙壁排列着几节一尘不染的货架，透过狭小窗口渗入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货架上精心排列着各种大小不一的玻璃器皿。器皿中被福尔马林浸泡着的是人体各种器官，在光影的折射下显得那么阴森悚然。

房子中间是一张手术床，鲜红的血渐渐地搭在床沿上的白色床单浸透染红，渐渐地汇成一股血流顺着床单流淌着……

为了得到被我发报员吞食的电文，鸠山正站在床边血水里娴熟地捏着手术刀在发报员尸体上游弋着。

“鸠山课长真不愧是帝国鼎鼎有名的外科医生，果然名不虚传啊。”龟岗站在鸠山身后阿谀奉承道。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我在工作时有人拍我马屁。”鸠山说着取出巴掌大呈酱紫色的胃举到手术台灯下，像欣赏一块宝石似的摆弄着。

龟岗顿时被鸠山的话噎住，显得十分尴尬，不停地哈腰点头。

“你什么时候能够改掉你这坏毛病，就是位优秀的帝国特工啦。”鸠山说罢，话锋一转，像是给医务学员授课，语气变得十分亲切起来：“在人类死亡十小时内，他的胃依然有着蠕动消化功能，所以，我们需要尽快地将它切开……”

“咣当。”突然，一名端着器械盘子的士兵扔掉盘子，瞪着惊恐的双眼不停地喷吐起来。

鸠山回头恶狠狠地扫了眼呕吐着的士兵，轻蔑地一笑：“龟岗，这家伙实在令